

微型小说

# 2017中国 年度作品

现代年选  
在场者的选择  
冰峰——主编  
作家网选编

殷贤华《寻妻启事》

顾文显《兄弟的重量》

刘洸《鸡血碗》

刘万里《锦衣卫》

魏东侠《再偷最后一次》

田诗范《逃兵》

刘怀远《犟人》

滕敦太《救命皮带》



微型小说

# 2017中国 年度作品

冰峰 主编  
作家网 选编



现代出版社  
中国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2017中国年度作品. 微型小说 / 冰峰主编; 作家网选编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143-6756-0

I. ①2… II. ①冰… ②作… III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7 ) 第329275号

2017中国年度作品. 微型小说

主 编: 冰 峰

选 编: 作家网

组稿编辑: 庞俭克

责任编辑: 申 晶 朱文婷

出版发行: 现代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电 话: 010-64267325 64245264 ( 兼传真 )

网 址: [www.1980xd.com](http://www.1980xd.com)

电子邮箱: [xiandai@cnpitc.com.cn](mailto:xiandai@cnpitc.com.cn)

印 刷: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 字 数: 282千字 印 张: 17.25

版 次: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: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43-6756-0

定 价: 39.8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## 微型小说抵达微电影的路途并不遥远（代序）

冰 峰

微型小说可以以小见大，给人启迪，给人以韵味无穷的思考，给人以时代特征的独特表现，给人以疼痛的反思，给人以快乐的想象……但，微型小说毕竟是最短的小说，因其小，便很难五脏俱全。有的微型小说只是一个生活的片段，有的只是一个简短的故事，有的只是几个生活细节的呈现……总之，不可能有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和时代巨献。

这几年，关于微型小说影视化的话题越来越多，似乎这已经成为一种发展方向，我在许多场合也谈到了这个问题。但就目前的实践而言，结果并不理想，原因有很多。

第一，微型小说没有受到影视界的足够重视，能够改编为微电影、微视频的微型小说作品未被挖掘和开发。

第二，微型小说的镜头语言太少，能够用镜头语言和影视语言表现的作品凤毛麟角，微型小说向剧本改编的难度极大。

第三，微型小说中的情节简单，很难形成一波三折、曲折离奇的情节魅力。而在影视作品中，这些元素是不可或缺的。

由此看来，微型小说如果要走向影视化，首先要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。

微型小说中的镜头语言极其重要，一个作家的意识流、思考、想象、情感等是很难用镜头语言表现的，而文字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。如果我们的小说中，有价值的情节和细节很多，这些情节又是盘根错节、枝蔓横生，有着极大的张力和弹性，同时又能引人产生联想，构成空间更大、时间跨度更长的故事线索和思考，这样的微型小说，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可能性便很大。反之，我们只能

在幽暗的文字长廊中徘徊，永远也无法找到镜头的亮光。

其实想做到这一点也并不难，如果我们在创作一篇微型小说时，脑海中同样也能浮现出一帧一帧的画面，我们的微型小说作品，就会出现影视作品所需的镜头语言，其作品就具有了能够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可能。同时，如果作品所塑造的形象之间具有复杂的、潜在的人物关系，在情感间潜藏着能量巨大的暗流，那么，这样的微型小说，就具有了改编成影视剧的基本“核”元素。如果这些作品被开发能力强、“识货”的编剧发现，作品就会被二次创作，生长出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故事，雕刻出生动、鲜活的生活画卷，从而诞生出哲学意味浓郁、逻辑关系清晰的优秀影视作品。

总之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多元和丰富多彩，单调的只能用文字来呈现的微型小说，如果被改编为影视作品，以微视频、微电影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和读者，我想，我们的微型小说作者，将会有更加丰满的收获。

## 目 录

微型小说抵达微电影的路途并不遥远（代序）·····冰 峰 （1）

-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四要堂子孙 ·····凌鼎年 | (1)  | 红豆红 ·····王举芳   | (35) |
| 守 堤 ·····刘国芳   | (3)  | 爱在深处花成园··吴志强   | (37) |
| 囚徒与卖花姑娘···程奋只  | (5)  | 再偷最后一次···魏东侠   | (39) |
| 赵大与他的前妻···谢大立  | (7)  | 英雄救美·····宋炳成   | (41) |
| 一次失败的迁徙··张爱国   | (10) | 小巷情深·····林庭光   | (43) |
| 菊花不在我身边··李伶伶   | (12) | 白菜石 ·····三 石   | (45) |
| 风景的背后 ·····邱宗植 | (14) | 爱的谜底·····佟惠军   | (48) |
| 寻妻启事·····殷贤华   | (16) | 半壶水 ·····孔立文   | (50) |
| 报 复 ·····孙 逗   | (18) | 报 警 ·····黄志伟   | (52) |
| 兄弟的分量 ·····顾文显 | (20) | 别与黑豆一般见识 焦庆福   | (53) |
| 锦衣卫 ·····刘万里   | (23) | 冰冷的微笑 ·····梁 刚 | (55) |
| 丑 妓 ·····李永生   | (25) | 唱戏的老童 ·····刘立勤 | (57) |
| 阿 宝 ·····余清平   | (28) | 封 建 ·····王晓峰   | (59) |
| 鸡血碗 ·····刘 洸   | (30) | 随份子 ·····万 芊   | (62) |
| 万元大奖·····邵火焰   | (33) | 他们一家·····戴 希   | (64)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父亲的字条 ····· 王培静 | (66)  | 义 狐 ····· 石上流    | (130) |
| 春风沉醉的晚上 ··· 秦兴江 | (69)  | 最后一只苍鹰 ····· 袁良才 | (132) |
| 大 姐 ····· 田承友   | (71)  | 一张借条 ····· 蒙福森   | (134) |
| 风雪记忆 ····· 邢庆杰  | (73)  | 那个冬日 ····· 魏 黎   | (137) |
| 记住一块砖 ····· 高 军 | (75)  | 家风是最好的陈酿 · 王世虎   | (139) |
| 绝世珍品 ····· 刘 浪  | (77)  | 犟 人 ····· 刘怀远    | (141) |
| 扣你没商量 ····· 赵 欣 | (79)  | 寻找林平安 ····· 吴 革  | (144) |
| 老人的村庄 ····· 李忠元 | (81)  | 走出重围 ····· 雷三行   | (146) |
| 猎神之死 ····· 昌松桥  | (84)  | 私人订制 ····· 柴 佳   | (148) |
| 流浪汉 ····· 侯发山   | (86)  | 国王的眼镜 ····· 陈 炜  | (150) |
| 龙头楼船 ····· 凯 歌  | (88)  | 第二百五十一张模拟        |       |
| 楼上楼下 ····· 蒋先平  | (91)  | 画像 ····· 钟祥荣     | (152) |
| 迷 惑 ····· 钟 兴   | (92)  | 改一个字 ····· 麻 坚   | (154) |
| 母 亲 ····· 厉剑童   | (95)  | 恋 爱 ····· 汪云飞    | (155) |
| 那年寒冷的冬天 ··· 姜煜暄 | (97)  | 木瓜海棠 ····· 顾晓蕊   | (158) |
| 女锡匠 ····· 余显斌   | (100) | 点 主 ····· 马金章    | (161) |
| 情 人 ····· 胡 炎   | (103) | 天干无露水 ····· 刘正权  | (163) |
| 神秘木棍 ····· 王福日  | (105) | 领导你快点来 ····· 黄杰贵 | (166) |
| 熟悉的掌印 ····· 李 建 | (107) | 绝 钓 ····· 行吟水手   | (167) |
| 神医张 ····· 孙玉秀   | (110) | 吴公子 ····· 潼河水    | (169) |
| 黑发套 ····· 林万华   | (112) | 母爱如佛 ····· 姜铁军   | (172) |
| 分 家 ····· 黄学友   | (115) | 到底谁是老板 ····· 晓 晓 | (173) |
| 鸚鵡之死 ····· 罗世容  | (116) | 作 价 ····· 刘月潮    | (175) |
| 救命皮带 ····· 滕敦太  | (119) | 阿 莲 ····· 阿 土    | (178) |
| 机器人罢工 ····· 马 卫 | (122) | 枫 桥 ····· 王生文    | (180) |
| 二分硬币 ····· 羊 白  | (124) | 改 变 ····· 魏 黎    | (182) |
| 钓 鱼 ····· 郑武文   | (126) | 判若两人 ····· 王溪中   | (184) |
| 浑不吝 ····· 徐 军   | (128) | 旁观者 ····· 何学滔    | (186)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字九鼎 ····· 汤礼春  | ( 187 ) | 她的名字 ····· 葛成石 | ( 251 ) |
| 玉纽扣 ····· 马学全   | ( 188 ) | 算 计 ····· 陈志江  | ( 253 ) |
| 置 气 ····· 刘江波   | ( 190 ) | 送 米 ····· 孟宪歧  | ( 255 ) |
| 诱 饵 ····· 贺小波   | ( 192 ) | 拾 荒 ····· 万吉星  | ( 258 ) |
| 私 奔 ····· 孙艳梅   | ( 195 ) | 抢 险 ····· 胡礼东  | ( 260 ) |
| 画 贤 ····· 刘怀远   | ( 197 ) | 岐 黄 ····· 揭方晓  | ( 262 ) |
| 祖传金镯 ····· 林华玉  | ( 199 ) | 暖 ····· 王 巍    | ( 264 ) |
| 妈妈替我收手表 · 代应坤   | ( 201 ) | 求 婚 ····· 李 海  | ( 266 ) |
| 月下村姑 ····· 罗瑞花  | ( 204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月亮河 ····· 梅凤艳   | ( 206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纸 人 ····· 桃 子   | ( 208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阴 差 ····· 贺清华   | ( 210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栀子花开 ····· 乐忆英  | ( 213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拯救良知 ····· 王维新  | ( 215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赵一眼 ····· 韦延才   | ( 218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张工和他的母亲 · 赵晏彪   | ( 221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寻找英雄 ····· 陈振林  | ( 223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一张白面饼 ····· 赵向辉 | ( 225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选 择 ····· 汤景常   | ( 228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修鞋摊 ····· 左 岸   | ( 230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幸运大奖 ····· 黄大刚  | ( 233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小 样 ····· 汪全辉   | ( 235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一只莲花碗 ····· 张 弘 | ( 238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仙人掌 ····· 左军明   | ( 240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透明的城市 ····· 金 波 | ( 242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我的邻居金银海 · 云中雀   | ( 244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体验坐牢 ····· 徐均生  | ( 247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逃 兵 ····· 田诗范   | ( 249 )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
## 四要堂子孙

凌鼎年

娄城在文物普查时，发现了一座破旧的明代建筑。据上了年纪的人讲，早先的主人姓廉，原本好像叫“四要堂”。至于为什么叫“四要堂”就不得而知了。也有人说：可能是施药堂、司药堂、师尧堂、思瑶堂……

后来，一位叫廉天一的80后，他不住在“四要堂”，但自称系廉氏后人。他一根筋地查了不少资料，写了一篇文史随笔《“四要堂”溯源》。据他考证，“四要堂”源自明代的监察御史廉而洁为家族撰写的四句话，即“为官要廉，为人要善，为文要真，为商要诚”。他把自己的书斋起名为“四要堂”。其后人刻了匾，悬挂在客厅上方，可惜在“文革”时，被当作“四旧”劈了、烧了。

廉天一外号“书毒头”，他因写这篇考证文章，去了上海、苏州的多家图书馆寻找资料，资料看得多了，萌发了为廉氏家族写本书的念头。前前后后花了两年的时间，他写的《廉氏一脉》终于杀青，大约十几万字。写好了如果不发表，不出版，岂不变成了自娱自乐。廉天一查了出版社的电子信箱，发了过去，等啊等，可连片言只语的回音也没有。

他又找到了当地的文联，文联苟主席很客气地接待了他，还鼓励了他一番，说是看了书稿再回复他。

等人心焦，等回音也很心焦，过了难熬的半个月后，苟主席的电话来了。说内容不错，只是文字还稍嫌嫩了些，需要润色。说经修改后，可以挑选若干小节先发表在文联主办的《娄城风》杂志上。并说他愿意帮助修改，帮助出版。

廉天一听后，大为感动，连连道谢。

苟主席最后说：文联出资给你出版，不是不可以，但也要师出有名，如果算我们俩合作的，我就名正言顺了，出版经费就没有问题了。

廉天一愣了一下，一下没有转过弯来，只说了一句：容我想想，明天答复

你，行吗？

廉天一回到家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自己辛辛苦苦两年的心血，怎么变成了合作，他不甘心啊！

妻子知道后，劝他说：苟主席要署名，就让他署吧。总比你写了白写要好吧。如今出版难，你又没有名气，苟主席不给你出钱，你的心血十有八九无效功。

读初一的儿子廉石听到后，忍不住插嘴说：“这不符合我们廉氏老祖宗说的为文要真。什么合作署名，还不是想不劳而获吗，我看属于变相腐败。老爸，不能答应，不能助长歪风！”

廉天一拒绝苟主席后，在《娄城风》杂志上节选也吹了。倔强的廉天一不信邪，书稿的电子版发了一家又一家出版社，一年多后，终于传来好消息，上海有家出版社愿意出版。

《廉氏一脉》的正规出版，使廉天一信心大增。创作一发而不可收，几年里，他又接连写了《古今清廉故事》《古今法治故事》《古今孝故事》等多本集子，竟然都拿到稿费的。

省报与省里的电视台都来采访了廉天一，报道了廉天一，他还加入了省作家协会，后来还当选为娄城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。娄城的好几家中小学邀请他去讲课。在娄城，廉天一有了点知名度，成了个人物。

廉天一出名后，常有文学青年来讨教。廉天一想到自己当年的艰辛，因此凡有人找他，他能帮则帮。

曾有一位高二的学生一鸣来找廉天一，带来了两本自编的诗集，希望廉天一帮助他出版。廉天一粗略翻了一下说：你的诗比我写得空灵、朦胧，有味道，只是诗歌目前很小众，坊间有云：写诗的比读诗的还多。出版有难度。

一鸣说：我知道你与多家出版社关系一级棒，这样吧，你帮我联系出版，到时算我们合作出书，你也署名，有稿费归你。

廉天一马上说：打住打住，这万万不可！

一鸣以为廉天一摆谱不肯帮他，有些失望。谁知廉天一说：你信得过，把诗稿的电子版发来，我代为联系，尽力而为。

廉天一把手集出版当成了自己的事，转了几家出版社后，正好有家出版社在组稿《90后诗歌丛书》，一鸣的诗集竟然被选中。

一鸣的诗集出版不久，他就出国读大学去了。

一鸣是个有感恩心理的年轻人，他总想着如何报答廉天一。他了解到廉天一的儿子也快高中毕业了，就发电子邮件对他说：“你儿子到海外留学的事，我会帮忙！我爸不差钱。”

如果是其他事，廉天一肯定一口回绝，但此事涉及儿子海外深造，他不免有点儿动心。

廉天一试探着问儿子，要不要找找关系，由老爸来搞定你出国留学的事。

儿子说：我是谁？我的名字是廉石！我们的家族遗训是“四要”，我要靠我自己的真本事、真才实学让海外大学录取。老爸，你要相信你儿子有这个实力！

廉天一听后，又激动又羞愧，喃喃自语说了一句：“儿子啊，你是廉氏真正的子孙。”

（原载《微型小说选刊》2017年第9期）

## 守 堤

刘国芳

有一年，侈州发大水，把侈河一条堤冲垮了，致使大水淹没了大片农田，几万人受灾。灾情发生后，当地政府或者说当地防总下达命令，严令各河堤责任单位上堤严防死守，保证不再出问题。命令一下达，各单位都派人上堤，二十四小时在堤上看守。

有一段堤叫侈西堤，堤上有好几家单位，因为要二十四小时严防死守，这几家单位都在堤上搭了帐篷。堤下有一个村庄，村里不时地有农民到堤上来。往帐篷前走过时，有农民说：“倒堤前堤上没见人，倒堤后堤上到处都是人。”

守堤的人说：“现在守堤是为了不让别的地方倒堤，要是又有地方倒堤，受淹的地方不就更多？”

这话听起来有道理，但立即遭到农民的反驳，农民说：“已经有地方倒堤了，那堤一倒，水分流了，水位就下降了，这里根本不会再倒堤。”

守堤的人说：“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做无用的事？”

农民说：“当然。”

农民说的话没错，水真的退了，而且退得很快。按说，水退了，不可能再倒堤了，守堤的人，就应该撤走，也就是说，上面应该下达让守堤人员撤走的命令。但七八天过去了，当地政府或者说防总也没下达把守堤人员撤下来的命令。七八天一过，侈河里的水不是退一点点，是完全退了。堤下的农民这时候到堤上来，就笑那些守堤的人，他们说：“涨水的时候堤上没见人，水退了，堤上到处是人。”

甚至有一个孩子，也会走上堤来，这孩子只有十二三岁，孩子说：“水退了，你们怎么还在堤上呀？”

守堤的人说：“上面没让撤，我们就得守。”

孩子说：“可是水完全退了呀，你们守着有什么意思？”

守堤的人说：“我们也觉得没意思。”

那时候是六月下旬，雨季一过，天气就热起来，气温高达 $36^{\circ}\text{C}$ ，有一天，甚至高达 $38^{\circ}\text{C}$ 。这样热的天，守在堤上就太艰难了。守堤的人坐在闷热的帐篷里发起牢骚来，他们说：“该上堤的时候不叫我们上来，不该上堤的时候偏叫我们守在这里。”

又说：“现在水完全退了，我们守在这里真的一点儿意义都没有。”

还说：“官僚，纯粹是官僚，害得我们在堤上晒成牛肉干。”

这样的牢骚，每天都有人说。不是侈西堤几个守堤的人发这牢骚，是所有堤上的人都在发这样的牢骚。他们不但坐在一起发牢骚，有时候在电话里也发牢骚。比如一个人接到电话，对方问着说在做什么呢？接电话的说在堤上。对方就说还在做那种毫无意义的事呀。接电话的就说官僚主义害死人，弄得我们在堤上晒成牛肉干。那个孩子，因为住在堤下，孩子不时地到堤上来，有时候，甚至搬一只西瓜给守堤的人吃，听到那些守堤的人发牢骚，孩子就说：“光发牢骚有什么用，跟领导建议，把你们撤下去呀？”

有人说：“我们说有什么用？”

说到领导，领导就来了。

来的领导是市长，他到堤上来检查工作。

市长说：“大家辛苦了。”

守堤的人说：“不辛苦。”

市长说：“虽然辛苦点，但为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，我们值。”

守堤的人说：“为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值！”

那个孩子就在边上，大家说完后，孩子忽然说：“你们说话怎么跟刚才完全不同，你们刚才还说守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？”

孩子又说：“水完全退了，根本用不着守了，可你们大人怎么连这样简单的事也不懂呢？”

没人接孩子的话。

一片沉默。

也不是一点儿声音都没有，无数知了，在树上一个劲儿地叫着。

（原载《短篇小说》2017年第8期）

## 囚徒与卖花姑娘

程奋只

小野呆坐在监室的床上，他才二十五岁，但已经是个惯偷。监室外的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小野闭上眼睛凝神细听，从声音来判断，一共是三个人，其中两个是松原和藤田警官，另一个则是陌生人，他们现在打开的是312监室的门。外面汽车的引擎声告诉他典狱长到了，扫地的声音则说明，监狱换了一个新的工人。小野有一双天生的好耳朵，每次盗窃前先要仔细听一阵屋里的动静，确认户内无人后，就翻墙进院，溜门撬锁。一个月前的一次意外失手，让他蹲了监狱，牢里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，只有一件事还让他觉得人生的快乐和希望，那就是一位卖花姑娘。

现在小野正从监室的小窗户向外张望，透过高墙上的铁丝网能望见监狱外面，那里有一间小小的花店。花店的主人是一个清秀的姑娘，看样子只有二十一二岁，她不会像别的卖花姑娘那样扯着喉咙叫卖，她是一个聋哑姑娘。

有人买花的时候，姑娘会用手势与客人交流几句，没有人的时候，她就安静地侍弄那些花草。姑娘侍弄花草的样子在小野看来很是迷人，他还从来没有仔细观察过一个姑娘。他想，要是自己有一间这样的花店多好啊，或者到姑娘的花店里去做雇员，这样他就可以整天守着那姑娘，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，可是现在，他只是一个囚犯。

放风的时间到了，小野却不愿意走出去，他宁愿守着他的卖花姑娘。在狱警的再三催促下，小野才不情愿地走下楼去。那帮家伙照例还是谈论着严三郎，在囚徒们的眼里，这个大毒枭简直就是个大英雄，他屡次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，也多次落网，但每次总能逃脱。据说，不久前严三郎又落网了，可是这次警察并没有对外公开关押的地点，据说要开庭后才能知道。以前，小野对严三郎的事也非常感兴趣，但是现在他对严三郎一点儿也不关心，他只想着早点儿刑满出狱，他想好了，出狱后马上就去找那个卖花姑娘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小野照例每天在窗户上望着卖花姑娘，他想他是喜欢上了那姑娘，这感觉真是奇妙，只要一会儿看不见她，心里就觉得空空的。那姑娘有时也会向他这边瞥来几眼，这时候小野就心跳得厉害，他心想也许姑娘也喜欢他呢，至少并不讨厌他吧。

有一次，他看到一对情侣走进花店，男士买下一朵鲜艳的玫瑰送给了女士。这让小野想入非非，要是自己也能像那男士一样买一朵鲜花送给卖花姑娘该多好，他忽然觉得人生很美妙，自己才二十五岁，一切可以重新开始。

一天，在放风的时候，小野隐约听到了地下传来一阵声音，好像是掘土的声音，那声音非常细微，别人根本无法听到，只有小野才能听得分明。他以为是工人在维修地下管道，并没有多想。可是第二天放风的时候，又听到了这种响声，而且似乎是通向西边的一间房子的，那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，就在警卫室旁边。第三天放风的时候，小野又仔细听了听，这回他确定那声音就是掘土的声音，大约在地下五米处，而且已经接近了那间房子。小野决定把这一情况报告狱警，而狱警又报告了典狱长。

第二天，小野被叫到了典狱长的办公室，典狱长的一番话让小野大吃一惊。原来大毒枭严三郎就羁押在这个监狱里，之所以把他秘密关押在这个不起眼的小监狱，就是为了避开严三郎同伙的注意。但是严三郎的耳目还是很快获悉了情报，并试图从监狱外挖掘地道来实施劫狱。他们非常狡猾，专门在放风的时

间实施挖掘，因为放风的时候监狱里放广播，挖掘的声音不容易被听见。现在他们的地道已经挖到了关押严三郎的房间下方，要不是小野及时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现在警方已经悄悄转移了严三郎并秘密布控，准备对劫狱者实施抓捕。为了保密，典狱长让小野暂时不要回监室，而是待在典狱长的办公室里，有一名警察待在他的身边。

这个晚上，小野很紧张，又有一些激动，他希望警察能将劫狱者一网打尽，这样自己也算立了功，说不定可以减刑早日出狱，这样就能见到他心爱的卖花姑娘了。想到这些，小野一晚上都没睡着。

第二天，当典狱长进来的时候，小野迫不及待地询问昨晚的情况。典狱长笑着告诉他，劫狱者已全部落网，还牵连出了背后的一些同伙，这次他立了大功，估计可以获得减刑提前出狱。小野高兴得跳了起来，他飞快地跑回自己的监室，他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卖花姑娘，毕竟是她给了自己生活的希望和勇气。

可是当他从窗户望下去时，不禁惊呆了，那花店关了门，门口聚集了不少人，还拉起了警戒线。两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守卫在门口。小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放风的时候，他终于从警察口中得知了消息，地道入口就在花店的地下室，而这伙劫狱者的主谋正是那个卖花姑娘。

（原载《小小说大世界》2017年第6期）

## 赵大与他的前妻

谢大立

离婚是赵大提出来的。赵大从来就没有想到，有一天他会提出与明离婚。

明是他差点赔上命争来的女人。明是厂里的文员，是从部队文工团转业来的。厂里的文员非厂花莫属。厂花是未婚男青年们追逐的对象，舞厅里为争明成为自己的舞伴大打出手，赵大一次同时与三个愣头青交手，制伏了愣头青们，

才赢得明的。在那次交手中，有个愣头青用凳子砸他的头，若不是他在当武警时学了那些功夫，真不敢想那结果。

“离婚”两个字由赵大的嘴里蹦出来后，明的左嘴角往上淡然地翘翘，讪笑一下说，这可是你提出来的。你等我一下，半小时后，我们一起去民政局办手续。每天早餐后的半小时，是明雷打不动的化妆时间。她化完妆从卧室里出来，拨了个电话说，主任，有点儿急事要办，上班可能要晚一会儿。收起手机后对赵大说，走吧。

两个人互不相让，不到一小时，就办完了离婚手续。

这一下对赵大虽然是突然，但也没有痛心疾首、伤心欲绝的切肤之痛。从明脸上那轻松的微笑、民政局出来离去时那轻捷的步子，也看得出来有什么痛苦的感觉。离了，就这样离了？只是在明走远了时，赵大望着明的背影，稍微有点儿茫然。当他从明头都不回的背影上看出“离了就离了”几个字时，那点儿茫然也淡了。

转眼，就一个星期了。

这一天，小灵通来喊赵大开工段长会，问赵大，听说你们离了？赵大看一眼小灵通，说，你到今天才听说？在他的心里，小灵通不该到了今天才听说。小灵通是车间办事员，每天跑办公楼，消息灵通，又是那种喜欢推广消息的女人，故得外号“小灵通”。小灵通说，听说是早听说了，只是一直不相信，直到今天听说厚脸皮要与小芹离婚去追明，才信的。

厚脸皮！赵大一笑，笑里内容多多。昔日明是单身时，谁都知道赵大在与明谈对象，可厚脸皮还是天天坚持给明送花，理由是只要明一天不与人领证，他就有追明的权利。与明离婚是他赵大提出来的，厚脸皮与小芹闹离婚要追明，不过是嚼他嚼过的一块馍。何况他就是因为嚼这块馍味同嚼蜡，嘴里才蹦出离婚二字的。明的漂亮是用脂粉抹出来的，卸了妆的明即便是在婚前，也是不经看的，脸黄且有疙瘩，胸是假鼓，耷拉在胸部的那两块肉，还不够一手抓的。尤其是过夫妻生活，她要检查几次安全套，再高的激情也被她弄没了。三十都过了的女人不要孩子，说是还要再玩几年……更何况这块馍厚脸皮嚼不嚼得到还是个未知数。

赵大觉得这个消息让他有点儿开心，就从口袋里摸出一片口香糖递给了小灵通，并说了句很好。想到小灵通是个不错的消息源，通过她能知道明的更多

事情，又摸出一片口香糖往她的手里一塞说，再奖赏你一片。

果然，第二天小灵通又来告诉他，办公楼的姐妹们都在说，离婚是女人的第二春，离了婚的明在舞池里成了众多男人争来抢去的女神，那些人中还有前几年分来的未婚大学生……对于这个消息，赵大没有像上次那样开心，还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。小灵通一旁瞟着他，在他歪过头来看她时，她恰到好处地卖个关子说，你知道那些人是怎样评价明的吗？

赵大一愣，小灵通带点诡谲地一笑说，他们都夸明的气质呢，说很多三十多岁的女人们都成了一个个黄脸婆，就明还是那样。还说，不要说明卸了妆也是个黄脸婆，就是到了五六十岁，她那气质也是任何女人也无法相比的，人活一个精气神，女人的气就是气质……说着突然打住话题说，赵段长，你要是真对明一点儿也不关心的话，我以后也没必要跟你说这些了。

赵大没说关心，也没说不关心，只是默默地从口袋里摸出片口香糖塞给小灵通，在小灵通的脸上露出喜色时，又塞给她一片说，行了吧？小灵通接了糖说，这还差不多，高兴地离去。

没过两天，小灵通又来到赵大的工位，把赵大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说，你可得想想办法了，听说明在借款，党委的祈书记要带她去出差，老祈可是个色鬼，孤男寡女的一起出差还有个啥……赵大有点儿五雷轰顶的感觉，说了句知道了，就往工具室走去，他要去借一把锁，把家里的锁先换了。明住回娘家的这些天，常趁他不在家时回家拿一些必用品，她要出差一定会回家取衣服……

果然，他换完锁回车间的路上，明的电话就来了。明说，赵大你是不是人？锁是你换的吧？他说，你凭啥说我不是人？锁坏了，你我总得有个人换。明说，就算是你说的那样，你给我新钥匙吧！赵大说，我现在忙，等下班了你回家我给你。明说，不行，我要出差，得拿要穿的衣服。赵大说，和谁一起？明说，你管得着吗？赵大说，你怎么说也曾经是我的老婆，赵大的老婆就是离了，也不能跟名声不好的人一起出差，别人说你，也会把我赵大捎上——赵大的前妻。明说，什么前妻前夫，离了就是离了，没关系了，你管不着。赵大又来了牛脾气，说，老子就是要管，你信不信，你敢跟他去出差，老子这就去打断他的腿，一个断腿的人看他用什么出差……

与以往一样，赵大一横，明就让步，说，你在哪里，别当着人胡嚷嚷，更不能胡来。我在家门口，你这就回来，咱们屋里说。赵大想说，老子胡来干你